景宋本禮記正義

十七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雜記上第二十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事虞祔乃畢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 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

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者謂往送不及喪柩在家　遇主人於道者主人是亡者之子謂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與孝子於路相逢值也　則送之於墓者雖孝子已還而此送葬之人不及者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者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緦小功者亦爲之主虞祔之祭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　注喪事虞祔乃畢　正義曰經云

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

疏 正義曰凡喪服未畢者是喪服將終但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巳殺若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

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

疏 正義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絰　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絰也

注 弁絰至服也　正義曰

案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著弁經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經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經經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經是二斂之間怪其鄭注云錫衰所以各爲異說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廣解成服之後於義無妨但既成服之後又郤明與殯之前理亦既殯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疏 正義曰私喪之葛者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是私喪之葛　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者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亦著弔服弁經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經也

注 私喪至兄弟

正義曰既言私喪故知謂妻子之喪也葛謂卒哭後也

兄弟輕喪謂緦麻也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之末服而往哭之故服弁絰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

疏 正義曰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者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

疏 正義曰此謂適子為妻父母見存不敢為妻杖又不可為妻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案喪服云大夫為適婦為喪主父為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為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為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為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禮論范宣子申云有二義一者生存為在二者旁側為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為妻不杖故問喪云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

也鄭云父在不杖謂爲母菆爲母則削杖而云父在不杖謂爲母也是父在謂在側之在若論語云君在踧踖如也此范氏之釋其義可通但父母在之文相連爲一而父爲存在之在母爲在側之在又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然庶子豈得父見在則庶子爲妻得以杖即位乎是范義未安也今見具載之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

疏 正義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沒母在爲妻得有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　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故爲妻得有稽顙稽顙之時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己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疏】正義曰違去也去諸侯謂不便其居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　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者此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注】其君至君服　正義曰鄭以經尊卑不敵不反服若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

小功以下左

左辟象吉輕也

緦冠繰纓

繰當爲澡麻帶經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爲纓【疏】正義曰此

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各隨文解之此言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也　條屬者屬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爲武垂下爲纓以著冠故云條屬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也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襵上辟縫嚮左左爲陽陽吉也而凶冠縫嚮右右爲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猶嚮右也　注別吉至縫之　正義曰云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者釋喪冠條屬之意云吉冠則纓武異材焉者玉藻云縞冠玄武之屬是異材也材謂材具　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　緦冠繰纓緦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爲纓以輕故也　注澡當至爲纓　正義曰經之繰字絲旁爲之非澡治之義故讀從喪服小記下殤澡麻帶經之澡云謂有事其布以爲纓者緦麻既有事其縷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以爲纓謂縷布俱治

功以上散帶小功緦輕初而絞之疏正義曰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疏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　去其半而緦者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緦麻服之裏服也鄭注喪服云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　加灰錫也者取緦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注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正義曰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裏不加灰不治布故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為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疏正義曰諸侯相襚者

襚謂以物送死用也　以後路與冕服者後路爲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　先路與褒衣不以襚者是已之車服之上不可以施遣於人以彼不以爲正服所用也

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疏】正義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个爲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

【注】言車至遣車　正義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者以言視牢具故如其數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者以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疑辭也云天子大牢包九个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明大夫以上皆大牢包九个者以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則天子九个遣車九乘以下差降義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

夫以上乃有遣車者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

踈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 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樽中之四隅 疏 正義曰此經明載牢肉之時因以物章蔽踈布輤者輤蓋也以麤布爲上蓋而四面有物章之入壙置於樽之四隅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 粻米糧也

喪奠脯醢而巳 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 疏 正義曰粻米糧也用遣車載粻遣云人也而有子譏其爲失也然既夕士禮有黍稷麥者但遣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車之奠不合載粻既夕藏筲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 喪奠脯醢而巳者此亦有子之言也言死者不食糧故遣奠不用黍稷而牲體是脯醢之義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各以

其義 疏 正義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
稱 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
喪稱哀子哀孫者凶祭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
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 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
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
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疏 正義曰端衰謂喪服上衣以
其縗六寸之衰於心前故衣
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
而喪衣亦如之而今用衰縗心前故曰端衰也 喪車者
孝子所乘惡車也惡車喪車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
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也以孝子於其
親情如一也 注 喪車至如之 正義曰言喪車惡車也
者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云王喪之木車也案鄭注巾
車喪車凡五等巾車云木車蒲蔽注云木車不漆者以蒲
爲蔽始遭喪所乘也素車棼蔽注云素車以白土堊車蕡

麻以爲蔽卒哭所乗藻車藻蔽注云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旣練所乗駹車雚蔽注云駹車邊側有漆飾也以細葦席爲蔽大祥所乗漆車藩蔽注云漆車黑車漆席以爲蔽禫所乗云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者案喪服記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玄端同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后緌 不緌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

疏 正義曰大白者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也黒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緌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故不緌其諸侯緇布冠則緌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是也 委武玄縞而后緌者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二冠旣先有別卷後乃可緌故云而后緌也而大祥縞冠亦有緌何以知

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緌也 注不緌至冠也 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者證大白冠是布也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僖二年齊桓公救而封之衛文公以國未道故不充其服自貶損所以大白冠大布衣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 大夫冕而祭於公者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 弁而祭於己者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

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
不可踰之也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者弁謂爵弁
也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爲卑也自祭不敢
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
已可也者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已以已既爵弁親
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已廟可也
言於禮可用也爵弁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注）
弁爵至孤爾　正義曰知弁爵弁也者與士弁連文士弁
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
於已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
弁而祭於已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
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注）緣類
至常也　正義曰以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
欲許其著弁其理不可故鄭云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
爾非常著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
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暢臼以椈杵以梧所以擣鬱也椈柏也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各隨文解之　暢者謂鬱鬯也　臼以椈杵以梧者謂擣鬯所用也椈柏也梧桐也謂以柏爲臼以桐爲杵擣鬱鬯用柏臼桐杵爲柏香桐絜白於神爲宜注椈柏也　正義曰椈柏爾雅釋木文　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　枇者所以載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注此謂至用棘　正義曰知謂喪祭也者以其用桑故知喪祭也云吉祭枇用棘者特牲記云枇用棘心是也　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主人舉肉之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刊其柄與末謂畢末頭亦刊削之畢既如此枇亦當然若吉時亦用棘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疏]正義曰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並異於生而尊者可同也然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注]此謂至於生　正義曰知襲尸之大帶者以吉時大帶唯有朱綠玄華無五采此上連枇畢用桑之不則知此亦喪之大帶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紋不可加帶故知襲尸之大帶也以其稱率與大帶同故知是大帶也云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者鄭以襲衣與生同唯帶與生異凡襲事著衣畢加帶乃成故云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生也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此謂葬時藏物也衡

當爲析所以庋甕甒之屬聲之誤也　正義曰此一經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　**疏**　是送葬所藏之物　醴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爲　甕者盛醯醢甒者盛醴酒筲者盛黍稷　衡者以大木爲析置於地所以庋舉於甕甒之屬　實見間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故云實見間　而后所入者折謂椁上承席實物椁內旣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椁上　**注**　此謂至席也　正義曰知葬時藏物也者言此甕甒筲衡等葬時所藏之物皇氏云甕甒筲明器也故實此醴與醯醢之屬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者案旣夕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旣夕禮又云藏苞筲於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云折承席也者案旣夕禮注云折猶庋也方鑿連

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是也

重既虞而埋之

就所倚處埋之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疏 正義曰案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饗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

疏 正義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欑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 注 嫌當至皆拜 正義曰嫌當三事終竟不拜故明事竟即拜也云此既事皆拜者皆拜即此云辯拜三事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爲大夫出也故雜記下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

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是也

朝夕哭不帷 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𡩇思神尚幽闇也

【疏】正義曰孝子心欲見殯故當朝夕進入中門內哭位之時除去殯宮帷也哭竟則帷之

【注】既出則施其𡩇　正義曰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𡩇之事畢則下之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𡩇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

無柩者不帷 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疏】正義曰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還在室則在堂無事故不復用帷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

【疏】正義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　則主

人東面而拜者君旣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　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　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者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今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　反而后奠者反謂君來未去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謂在廟載柩車時也奠謂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繭衣裳者若今大纊也纊爲繭緼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

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公所爲君所作離宮館也 疏 正義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 繭衣裳者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也 與稅衣者稅謂黑衣也若玄端而連衣裳也玄端多種今衣裳連是玄端玄端玄裳也纁袡爲一者纁絳也袡裳下緣襈也以絳爲緣故云稅衣纁袡也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也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以服既不褻並無復別衣表之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 皮弁一者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 爵弁一者第四稱也玄衣纁裳也玄冕一者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也 曾子曰不襲婦

服者曾子非之纁袡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　注繭衣至襲之　正義曰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者鄭恐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不云服恐襲其冠不襲其服故云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云曾子譏襲婦服而已者鄭意以曾子但譏婦服而已不譏其著玄冕之服是子羔合著玄冕子羔爲大夫無文故注云未聞子羔曷爲襲之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三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　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斂時

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爲七踊也　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婦人皆居閒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閒也又云皆居閒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閒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輙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

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襲用衣稱卷冕之也公襲以上服最在内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褎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 玄端一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 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 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鷩毳任取中間一服也 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褎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又別有此帶以素為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 申加大帶於上者申重也謂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今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為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飾之故前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鄭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鄭既謂前爲襲尸之大帶此重言加大帶是用襲尸如一故知前所言即此大帶也 注朱緑至稱與　正義曰云朱緑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緑異於生也者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用素故云亦以素爲之云申重也者釋詁文云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緑帶爲重者以朱緑小帶散在於衣非是揔束其身若揔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者云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者解經文申加之字既無革帶又加大帶云申者何以革帶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云士襲三稱以下者鄭欲歷明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前文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 小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

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

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

弁而加此絰焉散帶 疏 正義曰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注環絰至散帶 正義曰知以一股所謂纏絰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絰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則其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絰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 疏 正義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 公升商祝鋪席乃斂者公升謂君來升堂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主人雖巳鋪席布絞紟衾聞君將來至則主人徹去之此君至升堂而商

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也所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

疏 正義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贈別用玄纁束帛三玄二纁故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

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

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

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爲未明諸侯相弔含贈賵之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反位明弔禮 弔者即位于門西者謂主國大門之西 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者以其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 相者受命者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不稱擯而言相者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擯此對例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案士喪禮賓有襚擯者出請入告是也 出曰孤某

須矣者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故鄭引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但公羊對殯之辭稱子某此對賓之辭故稱孤某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　主人升堂西面者謂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者或大夫士也或平常無賓時也　子拜稽顙者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旣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旣葬歸含

賵襚無識焉皆受之於殯宮

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含禮　執璧者含王爲璧制　鄭云分寸大小未聞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者謂含者坐委所含之璧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注】言降至殯宮　正義曰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者以此經直云降出反位不知何人反位前文云弔者降反位則此謂含者降反位即弔者既爲上賓故下文云上客臨注云上客弔者既爲上客明含者是介也云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識焉皆受之於殯宮者案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歸惠公賵緩也公羊亦云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是左氏公羊皆譏其緩云無譏者取穀梁之義故文五年穀梁云王使榮叔歸

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宰咺歸賵穀梁不譏是既葬歸含且賵無譏也穀梁所以不譏宰咺者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不譏者釋廢疾云以其殽敗兵無休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鄭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聘禮又云不筵凡鄭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聘禮又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注 朝服告鄰國之禮　正義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所以必用吉服以待鄰國者以已國遭喪他國是吉不可以喪禮待於他國故以吉禮待之此弔者既

爲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襚者曰寡

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

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

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壁之北順其上下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

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

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

如初襚者降出反位授襚者以服者賈人宰夫五人舉

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襚禮案上文舍者稱執辟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故於此略之　注亦於至上下　正義曰以辟委於席上今衣而委於辟北故云亦於席上所委辟之北以經文先舍而後襚則舍重而襚輕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爲上故云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　注授襚者以服者賈人　正義曰案聘禮有賈人故知授襚者之服是賈人也　注亦西至衣時　正義曰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褒衣不以襚以外無文

上介賵執圭將命

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爲史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賵者出反

位于門外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賵禮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者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輈者謂大路輈轅北嚮也 客使自下由路西者客使謂使客之從者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也自率也下猶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路北轅既音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馬云客使設之則大路亦使設之也 注 輈轅至命矣 正義曰自率也者案爾雅釋詁文率自也展轉相訓是自得爲率云下謂馬也者凡陳車馬馬在車下故云下謂馬也引覲禮曰路下四亞之者證馬爲下也四亞之謂馬四匹亞次路車也云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者解經中客使自下由路西也但喪禮車馬以屬主人故路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爲賓而設則路在馬西故覲禮路下四亞之注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在西統於賓也案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彼謂死人而設於鬼神之位凡

賵隱元年公羊傳云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
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
含錢財曰賻案既夕禮云賵馬兩無車者士卑不合有車
何休云周制謂士無車非也此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
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賵無車者文不備也散而言之車
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也此無賻賻是
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注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雖有
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是也既夕有贈者贈
施於死必及葬節此未必一當葬時賵既夕有奠此無奠
者以奠主於親者故既夕禮云兄弟賵奠所知則賵而不
奠此諸侯相於既疏故無奠案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
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
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
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
賵者爲約此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
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子於諸侯含賵者約

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三傳但譏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舍之賵之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約曾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　凡將至西階　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從上以來弔含襚及賵文不見者於此揔明之　凡將命鄉殯者在殯之西南東北面鄉殯　西面而坐委之者謂將命既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來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　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者之璧與賵者之圭　宰夫舉襚者謂宰之屬官舉此襚者之衣　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者謂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注凡者至夫字　正義曰此一經將命言凡是揔說上文前文所不見者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者以此經既云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案

上宰夫朝服取璧旣云取璧明是宰也非宰夫故知夫爲衍字上客臨曰寡君有

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上客

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相者反命曰孤某

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

上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

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

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

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拜客謝其厚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 使一介老某相執綍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使一介老臣某助主人執其葬綍其實爲哭而來

謙言助執紼耳一介者言己使來唯有一人爲介謙辭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　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　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者謂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　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者此宗人受嗣君之命後下階請客之辭也復位者欲令在門西客位也　宗人反命者謂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　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云孤敢固辭前文云孤某須矣此直云孤不云某者以親對客辭客是使臣故不復稱名也案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者四禮皆是奉君命而行如聘禮聘之與享也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　注不迎至之禮　正義曰上云孤某須矣是不出迎所以不迎者以

主人在喪身既悲慼無暇接賓之禮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 疏 正義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 北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是喪大記君喪之節於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與踊唯此四字別義皆同也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

之疏正義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也其終夜燎一也及乘人二也專道而行三也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爲重故云與天子同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如三年之

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言今之喪既服潁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潁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潁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人也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爲父變除之節如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在大祥之前未竟之時也于時又遭母喪故云而母死也　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者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也　卒事反喪服者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故云卒事反喪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

禮也　雖諸至喪服此一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
內變除之節　如當者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
母服內故云如當也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
之服卒事反喪服者亦爲服除服而除竟亦反先服也此
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在重喪中則其
除自然知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爲父祥尚待母葬後乃
除則輕親可知也然但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在前文云
言母喪得爲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　注
雖有至乃除　正義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
肉之恩也者鄭釋所以輕服在大喪之中得爲輕服除者
乃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若君之大喪不得自除私
服故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
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
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已私服其私謂父母以下及諸父
昆弟皆不得除也云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案服問云緦之
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

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緦麻除服也云殤長中乃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中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潁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以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潁也後喪既潁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

【注】言今至用潁　正義曰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以前文皆據先有父喪後有母喪此又先有父母之喪後有諸父昆弟死者皆以重喪在前輕喪在後此亦類上文故云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云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者以經不云長子之喪而云三年之喪既潁明三年之文互包父母故知先有長子之喪既潁也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世當應云今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潁

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未知然否
且依錄之云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者以此經云三年之喪
既穎不云未沒喪則知既穎與未沒喪者別也既穎是既
虞受服之時明未沒喪是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
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
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
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有期父喪既穎母之練
祥亦皆行也主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猶爲由由用也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
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 注未練至祔焉
正義曰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之前則得祔直云未練
足矣兼言祥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曰於
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云親過高祖
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以此言之則
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其以先祖入
於大祖之廟其祖傅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

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葢言祥者恐未祫故也故練祥兼言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故云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

疏 正義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猶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

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謂卒終已奠而出 改服即位者謂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位謂即昨日他室之位 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即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即位

之時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猶亦當爲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己於君命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

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
以待事禮也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孔子曰尸弁冕
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冕兼言弁
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諸正義曰此一節明
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疏 大夫士與祭於公
而有私喪之禮　則猶是與祭也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
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
次於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　如
未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
告君　告者反而后哭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
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　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若諸
父昆弟姑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

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　注宿則至緌也　正義曰案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云皆爲差緩　注内喪同宮也　正義曰案上文不爲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今此齊衰内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己之異宮耳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

栗階爲新喪略威儀

疏 正義曰將祭謂將行大小祥祭也　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者若將祭而有兄弟死則待殯後乃祭也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後便可行吉事也　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者兄弟既殯後而行父母之祭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爲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者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如此祥祭宜涉級於時爲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者亦散等者助執祭者亦栗階也　雖虞附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而執事者亦散等　注將祭至威儀　正義曰知將祭謂練祥也者以經云昆弟死既殯而祭故知非吉祭也前經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故知此祭謂練

祥也但前文主論變除故委曲言練祥以前文旣具故此經略言祭也云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者以經云如同宮則葬而后祭明上昆弟旣殯而祭者是異宮也云有父母之喪兄弟悉應同在殯宮不得有在異宮而死之所以在異宮死者以其疾病或有歸者故得異宮而死云散等栗階者謂升一等而後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此知散等栗階是一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喪祭飲酒之儀　主人之酢也嚌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則皆啐之者亦謂衆賓及兄弟祭

未受獻之時啐之也以其差輕故也　大祥主人啐之者謂主人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　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者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爲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嚌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爲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爲輕受賓之酢但嚌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故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尸之酢與士虞禮文違其義非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

疏　正義曰侍祭喪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時祭相者則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既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已遂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附不獻賓也　子

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言䟽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君子不奪人之喪重喪禮也亦不可奪喪也不可以輕之於己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　君子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亦不可奪喪也者不可自奪己喪謂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注】言䟽至載矣　正義曰言䟽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者以䟽者禮文具載故云存

其書策其齊斬之喪謂父母喪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不可名言故經不能載上文云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疏 正義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者親之初喪三日之内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 三月不解者以其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 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 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

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疏】正義曰皇氏云上云少連大連及此經三年之喪并下疏衰之等皆是摠結上文敬爲上哀次之及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今案別稱孔子是時之語不連子貢之問此三年之喪以下自是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語前文顏色稱其情謂據父母之喪此下文疏衰謂期親以下何得將此結上顏色稱其情皇說非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己事不得爲人語說也　對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　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者案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

人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親喪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疏】正義曰親喪外除者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猶外隨日月漸除而深心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者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緦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於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疏】正義曰視君之母與妻者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已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者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免

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

疏 正義曰見似目瞿者謂旣除喪之後若見他人形狀似於其親則目瞿然 聞名心瞿者聞他人所稱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 必有以異於人也者謂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獨云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者其餘謂期

親以下也則直依喪之道理而行之於義是 祥主人之
也父在爲母雖期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内也
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爲期爲祭期也朝服以期
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
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
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
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
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 疏 正義曰祥主人之除也者言
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
節 於夕爲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
朝服者於此爲期之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
縞冠也 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
夕故朝服也 注爲期至常也 正義曰始即吉正祭服
也者以其往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即吉於練祭之時
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

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案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禮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閒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加著縞冠素紕麻衣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黃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云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云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

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

疏 正義曰既祥謂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 雖不當縞者 謂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 必縞然後反服 者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

注 謂有至麻衣 正義曰知此以喪事贈賵來者若其由未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於此禫祭之前主人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先巳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者鄭云此者證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巳來

弔之後始來贈賵也云反服反素縞麻衣者鄭恐反服夕吉服之服此謂禫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一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等奉
勑撰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於士旣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　當袒大夫至者謂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也崔云謂斂竟時也　雖當踊者假令大夫至當主人踊時也　絕踊而拜之者主人則絕止踊而拜此大夫也　反改成踊者反還也改更也拜

大夫竟而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欲新其事也故云反改成踊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當大夫絕踊則士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今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時出之也　乃襲者謂更成踊竟乃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也　於士既事成踊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然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　襲而后拜之者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也　不改成踊者拜之而止不更爲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

疏 正義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其禮

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　卒哭成事附皆大牢者卒哭謂之成事成事成吉事也故云卒哭成事附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者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　注卒哭至異矣　正義曰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　疏正義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

葬虞也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祝辭稱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　夫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　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者若兄弟相爲其弟爲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注於子孫通稱名可知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

疏　正義曰此一節記庶人失禮所由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關穿也輠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　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者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

鑿巾以飯

公羊賈爲之也　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

疏　正義曰亦記士失禮所由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而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也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設冒之事　冒者何也者記人自問何以須冒　所以揜形也者記者自荅言冒所以揜蓋尸形　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者若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后者衍字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揔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喪之遣奠之事 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者或人問曾子云喪禮既設遣奠事畢而

包裹遣奠之餘載之而去猶如生人於他家既食訖而裹其餘相似乎故云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者或人云君子於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寧有是也不應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　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者曾子荅或人之問吾我也子男子美稱儀禮注云言我子相親之辭也謂或人爲吾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　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者謂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　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者已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䟽是孝子所以悲哀也爲此之故包遣奠而去　子不見大饗乎者重結前文以語或人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

疏　正義曰鄭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乎敵則問卑下則賜故云問與賜

與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疏正義曰從上問與賜與以下至遺人可也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此一經論身有喪拜謝之禮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者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此義已備在檀弓疏　三年至受之如或遺之酒

肉至主人衰經而受之者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爲母也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

練則弔（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旣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爲祔

疏 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待盈坎明弔喪之節各隨文解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者貴賤同然故云自諸侯達諸士也如有服而

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者亦貴賤同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故云則服其服而往也但著彼服不著已功衰也賀瑒云若新死者服輕則不爲之制服雖不爲重變而爲之制服往奔喪哭之則蹔服所制之服往彼哭之事畢反服故服也庾氏云將往哭之乃服其服者謂小功以下之親輕也始聞喪不能爲之制服至於往哭弔乃服其服注要記通之已祥皇氏云此文雖在功衰之下而實通初喪也假令初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蹔服五服之服而往彼哭也上云自諸侯達諸士然諸侯絶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其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故鄭明之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此禫杖期主謂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文本應在服而往下爛脫故在此　練則弔者謂至十一月小祥後而可出弔人也　注父在至出矣

正義曰此練則弔又承十一月練之下故知是父在爲母以經云練故云功衰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爲母故輕於出言得出也以母喪至練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灼然　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　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弔哭既畢而則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則亦然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姑姊妹無主爲之服期喪未至於葬往弔於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聽待主人襲斂之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此云功衰他本或云大功衰今案鄭注在此文下云謂爲姑姊妹無主則此功衰還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皇氏云有大字者誤也　注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

正義曰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

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期
服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女未廟見反葬
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
殯在夫族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者執事擯相也禮饋
奠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今不論鄉人之同異
也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案曾子問云廢喪服
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
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　相趨至而退此以下明
凡弔者恩之厚薄去留遲速之節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
者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
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　相揖也哀次而退者
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
外之哀次而退去也　相問也既封而退者相問謂曾相
餉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也　相見也反哭而退者相
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
還至家時而退也　朋友虞附而退者朋友疇昔情重生

死同㓨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壙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病猶憂也疑猶恐也有服人召之

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毀而死是不重親

疏 此一節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爲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云非從主人也 四十者執紼者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也 鄉人五十者從反

哭者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窆竟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者亦從孝子反也　四十者待盈坎者謂窆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強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注 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正義曰解所以非親不食義也夫親族不多食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

疏 正義曰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與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堩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時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自非此二條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則乃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

沐浴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 疏 正義曰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以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然各在其服限如此耳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注云彌自飾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言至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

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 小功請見人可也者輕可請見於人然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䟽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是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爲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 **注** 以王至繇役 正義曰案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

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旣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揔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各隨文解之卒哭而諱者謂卒哭之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之後去生

漸遠以鬼道事之故諱其名　王父母者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爲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　兄弟者是父之兄弟於己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有諱也世世父者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是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　姑者謂父之姑也於己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姊妹者謂父之姊妹於己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己與父同爲之諱也　子與父同諱者言此等之親子之與父同爲之諱　注父爲至羣祖　正義曰云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不合諱但父爲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鄭此注者據己不合諱者而言之也云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者此士者謂父身也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直云王父母

以下足矣復云之親諱者父之世父叔父與姑等皆是王
父所生今爲之諱故云王父母以下之親諱也云天子諸
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　母
之諱宮中諱者謂母所爲其親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爲諱
而不言也　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者謂妻諸親之諱其夫
不得稱舉其辭於其妻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
遠處得言之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者謂母與妻二者
之諱　與已從祖昆弟名同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
餘處皆諱之　注子與至諱之　正義曰云子與父同諱
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者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
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故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
盡曾祖之親也前經所云者是也云從祖昆弟在其中者
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云在其中云於父輕不爲諱
者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
不爲之諱已又不得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
諱之重謂重累謂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

不但爲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爲諱故云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觀檢注意是爲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爲唯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令各隨文解之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爲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 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 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者謂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謂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 注 言雖至廬也 正義曰經云雖三年之喪可也故知三年以下皆得因喪而冠也云始遭喪以

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者知當冠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凡冠者其時

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疏　正義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者末謂卒哭之後謂已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也　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謂父有小功喪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嫁及冠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　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己有小功於情為重不得冠取故云己身雖同有小功既卒哭之後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

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殤本
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
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
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　注父大至
冠之　正義曰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
而可以取婦者以經文大功據已身小功據其父今鄭同
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已大
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
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
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
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
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爲
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爲之小功已亦爲之小功是父子
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
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有小功之末
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緦麻灼然合取可知又案正

本云必偕祭乃行者言爲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者言除訖可爲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爲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矣前經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特據重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

凡弁經其衰侈袂

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疏 正義曰弁經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其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已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

於樂毋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至來也小功至不絶樂

疏正義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不與於樂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樂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矣則

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户爲里里一尹其禄如庶人在官者里或爲士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

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姑姉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爲主之事夫既先死而夫之黨又無兄弟今既身死使夫之族人主其喪也　妻之黨雖親弗主者妻黨雖親不得與之爲主明婦人外成於夫不合卻歸本族也　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説云妻黨主之而附祭之時在於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　注喪無至義也　正義曰云喪無無主也者言死喪之禮無得無人爲之主必須有人爲主也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者案周禮六鄉之内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引王度記者更證里尹之事案別録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髠等所説也其記

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案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爲里未知可代或云殷制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者以巳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爲主今此婦人死於此里正得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爲主故云亦斯義也斯此也亦是此國君爲主之義

麻者不紳

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

疏　正義曰麻者不紳麻謂經紳謂大帶言著要經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經代紳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案聘禮巳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經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

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謂得著吉服　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疏

正義曰國禁哭則止者謂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　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者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

而設奠也 注當室則杖 正義曰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尊卑恩之差也 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諸

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言五者相次同時疏正義曰此明相主人之喪禮有失之事注亦記至之禮　正義曰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案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曾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曾穆公時賢人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正義曰以非周法故疑夏禮故云蓋也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案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正義曰大

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下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　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宣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已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疏 正義曰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筭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筭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

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户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 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 四綍皆銜枚者謂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諠囂也 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 匠人執羽葆御柩者匠人工人也

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匠人主
宫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
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
禮王禮此諸侯禮也　注五百至二綍　正義曰案周禮
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綍則應與六遂而言
黨者此是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
或是略舉鄉中之黨則遂之鄙亦可知云諸侯之大夫邑
有三百戶之制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
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
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
其天子公卿大夫案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
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
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
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
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畿外

地闊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云紵引同耳者其義具在檀弓疏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屛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爲山梲侏儒柱畫之爲藻文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

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者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鏤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鏤之朱紘者亦天子之紘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今僭天子朱紘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爲之山節而藻梲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爲之是皆僭也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爲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爲上者也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故云難爲上禮器云君子以爲濫濫謂盜竊亦僭上之事也注言其至藻文　正義曰言其僭天子諸侯者朱紘山節藻梲鏤簋是僭天子旅樹反坫是僭諸侯云鏤簋刻爲蟲獸也者案梓人云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簋天子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　晏平至爲下也豚肩不揜豆者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

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　而難爲下也者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所偪也是難可爲下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踰封越竟也或爲越疆　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　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闈門或爲帷門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別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也　如三年之喪者如若也若遭父母三年之喪則雖曰君之夫人歸往

奔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不歸也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
三年者以本親言也　夫人至入自闈門者謂夫人至於父
母之國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異於女賓也　升自側階
者謂夫人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亦異於女賓也　君在
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　其他
如奔喪禮然者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
侯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異故明之也 注 女
子至階也　正義曰云不自同於女賓也者案喪大記夫人
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是女賓入
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
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云宮中之門曰闈門
者釋宮文也云側階亦旁階也者闈門是旁側之門故
云側階亦旁階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
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謂東面階也　君子有三患
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

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此君子謂在位之君子未之聞患弗得聞也者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恒憂患不得聞也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 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己民衆寡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己

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自貶損亦取易共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時人轉而僣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凶荒之年君自貶損也　乘駑馬者駑馬六種之最下者也馬有六種一曰種馬天子玉路所乘二曰戎馬兵車所乘三曰齊馬金路所乘四曰道馬象路所乘五曰田馬木路所乘六曰駑馬負重載遠所乘若年歲凶荒則人君自貶故乘駑馬也　祀以下牲者諸侯常祭大牢若凶荒則用少牢大夫士各降一等並用下牲也 注 自貶至豚也　正義曰云自貶損者言乘駑馬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駑馬六種最下者案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

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六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

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絶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各依文解之　蜡謂王者各於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也　孔子曰賜也樂乎者呼子貢名而問之云汝觀蜡飲燕見此之事是歡樂否乎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者子貢以謂禮儀有序乃可是樂今此蜡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悉爾故云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旣皆如狂則非歡樂故云未知其樂也　注蜡也至怪之

正義曰云蜡也者索也至而索饗之皆郊特牲文言經之蜡者是索饗之祭也云歲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者謂州黨之學云以正齒位者以歲終事畢黨正屬民以正齒位若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壹命齒于鄉里之屬云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者以飲初之時正齒位及

飲未而醉無不如狂者也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者孔子解蜡是樂之義也言此蜡而飲是報民一年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矣實一年之勞苦也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如狂此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理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

注蜡之至義大　正義曰云蜡之祭主先嗇也者謂以先嗇神農爲主云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者謂於時天子諸侯與群臣大飲於學烝升也謂升牲體於俎於此之時慰勞農人使令休息云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恩澤　張而至道也此孔子以弓喻於民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若弓久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也　文武弗能也者言若使民如此縱令文武之治不能使人之得所以言其苦故稱其不能　弛

而不張文武弗爲也者言弓久落弦而不張設則失其弓之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而事之逸樂故稱不爲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者言弓一時須張一時須弛喻民之一時須勞一時須逸勞逸相參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使可以治文武爲政之道治民如此故云文武之道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謚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

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爲正其月日至圭云若天
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
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
言是也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
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於
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
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爲非者魯之祭
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
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
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
也者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　注記魯至大廟
正義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言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
時暫爲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
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

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后稷配之也亦者天子正月郊祭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荅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

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故鄭荅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疏】正義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幾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也內

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疏】正義曰外宗者謂宗之姑姉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亦即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之例也【注】皆謂至國君　正義曰知皆謂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諸侯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者案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得以其親服服至尊也云外宗謂姑姉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者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姉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者謂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所以非正者以諸侯不內取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已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知內

宗五屬之女者以其稱內故知五屬之女也凡外宗內宗皆據有爵者云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者摠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云嫁於庶人從爲國君者亦內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譙周之等云在已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任賢者擇之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宗崔氏云兼據夫人外宗其義非也又周禮外宗內宗謂外內之女而崔氏云鄭注特牲云女者女有出適嫌有降理故舉女不言男其義亦非也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謝之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疏 正義曰廄焚孔子馬廄被火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

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　拜之士壹大夫再者言拜此鄉人之時若士則壹拜之大夫則再拜之亦相弔之道者此言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故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者謂管仲逢遇羣盜於此盜中簡取二人焉　上以爲公臣者謂管

仲薦上此二人以爲桓公之臣　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者此管仲薦此盜人之辭言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犯法爲盜可人也者謂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　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者謂管仲之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也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者言依禮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今此二人是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者之爲大夫而著服也從管仲爲始言自此以後升爲公臣皆服宦於大夫之服也　有君命焉爾也者言此二人所以爲管仲著服者有桓公之命使之焉爾作記之者亦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

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辟君之諱也過謂過誤也舉猶言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

內亂不與焉外

患弗辟也　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巳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之禮有內亂力不能討可辟之事　內亂不與焉者謂國內有同僚爲亂則身自畏辟不干與焉以其力弱不能討也雖不與而已若力能討則當討之　外患弗辟也者外謂在外鄰國爲其寇患雖力不能討不得辟之當盡死於難也　注春秋至外難　正義曰引春秋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案彼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又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故請至于陳而葬原仲時季友不討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酖叔牙也此注云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之而不討則責

之故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弑君云子士不越竟是也 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贄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疏 正義曰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 贄大行曰者贄明也大行謂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贄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贄大行今亦作記者引此舊書故云贄大行曰曰發語端也 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 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 剡上左右各寸半

者謂圭與璧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　王也者言
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王爲之故云王也　藻
三采六等者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
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　注贄
大至之矣　正義曰云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者謂作
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名謂之贄大行
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案聘禮記云朝天
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
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
皆一采爲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
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
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
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
就以覜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
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
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云子男執璧

作此贊者失之矣者以此經列公侯伯子男摠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今摠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云作此贊者失之矣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諸之乃行

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自由也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

欲其聽之周禮有刉衈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告者告宰夫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内朝服既反命乃退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　成廟則釁之者謂宗廟初

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尊而神之也　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者其禮謂釁廟之禮欲釁之時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事爵弁者士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　雍人拭羊者雍人是厨宰之官拭羊謂拭静其羊拭於廟門外案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内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内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　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上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

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今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爲縣又中屋爲屋棟去地上下爲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衈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撿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　門夾室皆用雞者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其滅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云皆也謂釁門夾室用雞之時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　先門而後夾室者謂先釁門後釁夾室又卑於門也　其衈皆於屋下者謂未刲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也　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衈訖爲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此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揔云其衈則毛牲羽牲皆謂之衈而鄭注周禮云毛牲

曰刏羽牲曰衈者以此經有羊有雞無別刏文故揔以衈包之周禮刏衈相對故以毛牲曰刏羽牲曰衈　有司皆鄉室而立者謂釁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　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者謂釁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　反命于寢者謂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　君南鄉于門內朝服者謂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玄衣以不入廟故朝服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者路寢是生人所居不用神之故不釁也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如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是也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　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者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名器則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　諸侯出夫人夫

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絶不用此爲始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器皿其本所賫物也律弃妻畀所賫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

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使者將命者使者謂送夫人歸者將行君命以告夫人之國君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者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

人共事社稷宗廟故君使臣某敢告在下之執事　寡君
敢不敬須以俟命者須待也俟亦待也主人報客云君旣
有命寡君豈敢不恭敬須待君命　有司官陳器皿者使
者旣得主人荅命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
賫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　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
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
出者此以下明夫出妻法也　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
兄者謂凡遣妻必稱尊者之命舅在稱舅者謂妻之被出
則應稱夫名使某來告若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某來告
是舅在則稱舅也舅沒則稱兄者謂稱夫兄之名使某來
告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
死喪則稱母弔即曾子問云母喪稱母是也　無兄則稱
夫者謂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遣
人致命則得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若夫之父兄遣
人致命其致命之辭未聞也　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
者前文巳具重更發者為姑姊妹張本故云如姑姊妹亦

皆稱之鄭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是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　吾祭者謂孔子祭也　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者作起也少施氏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足祭也　吾飧者謂孔子食後而更飧而強飯以荅主人之意　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者少施氏又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可強飽以致傷害故云不敢以傷吾子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

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巳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巳見不復特見見諸父各就其寢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燕則鬈首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鬌紒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　納幣一束者謂昏禮納財幣之時其幣一束謂十箇也　束五兩者兩箇合爲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五尋也今謂之匹由匹偶也　婦見舅姑者謂婦來明

日而見舅姑也　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者見舅姑之時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　是見巳者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見巳謂是巳見也　見諸父各就其寢者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旣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者女子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　婦人執其禮者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　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謂分髮爲鬌紒也

此既未許嫁雖巳笄猶爲少者處之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

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

【疏】正義曰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 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 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韠以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 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 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 紃以五采者紃條也謂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 【注】會謂至上同 正義曰韠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揔會之處故謂之為會此上緣緣韠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蓋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

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韠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是韠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韠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二